

吕雉 的战争

白晶◎著

从『村姑吕雉』到『大汉妖后』，
一介柔弱女子的身心，历经了怎样的蜕变？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吕雉
的战争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吕雉的战争 / 白晶著. --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2. 5

ISBN 978-7-5133-0627-0

I. ①吕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9906号

吕雉的战争

白晶 著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阳光图文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8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5月第一版 2012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627-0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写在卷首

在历史长河中，有不少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女性。我之所以把目光聚焦吕后，是因儿时父亲为我买的一本《吕后篡权》的小人书。那时我还很小，书里的内容几乎看不懂，那本薄薄的小书随后便被遗忘在成长的路上。身为“熟女”，这时再看吕后，她在我面前不但一点点清晰起来，而且我好像还在她抿住的唇间窥见了那些欲说还休的故事。

吕后是中国大一统后第一位重权在握的女人，是一位性格刚毅、有抱负、有韬略、有作为的杰出政治家。在她当政的15年间，高瞻远瞩地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惠民政策，调和了与其他民族的关系，最高统治者智慧和手腕施展得淋漓尽致，为大汉王朝以后的繁荣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。却又因多疑狠毒杀戮成性，在历史上臭名昭著。

吕后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上毁誉参半的“大女人”，是历史造就了她，是时代造就了她，也是她自我造就的过程。若没有她非常人的个人经历、性格及时代风候，就没有她在历史上非同一般的地位，也就没有“第一女帝王”俯视群雄与河山的高度。如果说她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成为巨人的，而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还有许多，她却成为最使人瞩目的

女性之一。吕后这个人物，不是通常意义的女人，不能说是通过控制男人征服世界的典范，而是以自身的变异，靠自身建立起来的男性般的铁腕，在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的强权女人。

再回到本书，我通过剥去她浮华的外衣，来写一个女人的心灵，写一个成长为“当国”女性心灵成长的历史，一个“大女人”在特有的男人气候中成长、成熟、成就的心灵史。如果说，男人世界能改变女人；那么通过吕后，我们看到被男人改变后的女人，有时候也可以改变这个属于男人的世界！

这些是最能打动我的，我想她也会打动读者。只有能让我们细腻地触摸到体温、心跳与呼吸的人与事，才能把我们的心情与思绪抽拉与裹挟很远。让我们看到历史上一位位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。

岁月，如同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，把历史紧紧扣在了那一时间段。而我们所做的就是怎样去找一个切入点、一个时间通道，拨开重重迷雾，尽可能看到，抑或接近与还原它的真相。在享受探索奥秘的同时，也体味了这个过程中所给予我们的启迪、顿悟、点拨、深思与引领中的那份快乐。

天空在长安城撒下了一张闷热、发烫的大网，人们好像置身在一个熊熊燃烧的灶膛里，压抑而又烦闷。这是公元前180年夏日的一天。

长乐宫内，一改往日歌舞升平、把酒言欢的景象，变得阒寂无声起来。偶尔有宫女或侍从大殿里进进出出，也都神色肃穆、脚步匆匆。乌鸦低沉的叫声，“哇哇”地响彻了宫殿上空，把人们的心撕扯得欲发不静了。

躺在床榻上的吕后，蹙了一下眉头，现出一脸厌倦。微微睁开双眼，对守在身边的两个侄儿吕禄、吕产说：“当年高祖皇帝驾崩前与大臣们有白马之盟，现在你们为王，大臣们早就有所议论……哦，闷得好难受，真恨不得把胸腔掀开透透气！”她咳了几声，止住话头。心口好像被压得极不舒服，她大口大口地吸着气，说了一半儿的话不得不咽了回去。

“要不要传太医来？”吕产不安地俯下身，凑到她耳边小声地问着。

吕后微微摇了摇头。

“听——外面是什么声音？”吕后慢慢睁开眼睛，眼皮臃肿而又疲惫，好像撩起它们也需要不小的气力。有一种不安像轻风拂过水面一样，从她那张苍老倦怠、毫无血色的脸上掠过。

“起风了，像要下雨！”吕禄说着，忙握住吕后的手。这双曾执掌过大汉命运、操控过将相与民众生死的手，是衰枯乏力的。她那叱咤风云的气势哪儿去了？此时，她是这般的瘦削和虚弱。一种不祥之兆从吕禄心头拂过，她再这样下去，对他及他们整个吕氏家族也许都将是一场

厄运。他不敢再往下想。

辟阳侯审食其从殿外走进来，看了一眼珠帘内的吕后，目光转向她的两个侄儿，好像在问，她是不是好些了？

吕禄、吕产面面相觑。从他们的神色中，审食其似乎明白了一切。

不用睁开眼睛去瞅，单听脚步声吕后就知是审食其来了。对这个相伴了她大半生的男人，她太熟悉了。她咳了几声，把眼睛睁开。有什么东西从目光中跃动了一下，像湖面上被风吹起的涟漪，在夕阳下泛着一丝或明或暗的微光。

“我又在天下招募太医了，要不了几天就到！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！”审食其安慰吕后。

吕后脸上浮过一丝笑意，算是回答。眼前这个陪伴自己度过了风风雨雨的男人的忠心，这么多年了，她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！

吕后累了，闭上眼睛歇息。

窗外的风声似乎更大了，夹杂着乌鸦一声声邪唳的叫声，恍惚中似乎有一种力量，裹挟着，把她往过去的岁月里推……一切，好像又都在眼前了。

2

那是吕后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81年正月的一天，碧空如洗，阳光灿烂得如一张少女的笑脸，使早春的料峭也显得不那么彻骨之寒了。吕后和审食其在长乐宫外的花园中赏花。

“瞧，这满园的梅花在你面前也羞于盛开了。”审食其折下一束花枝递予吕后，讨好地说。

“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还这么不正经！”吕后嘴上嗔怪，还是微笑着接过花来，凑到鼻端闻了闻。只要是女人，就是七老八十了，谁又会

拒绝男人的赞美呢！“还真的是，梅花的确不如往年开得好，也许是今年春天过冷吧！”

“还记得好多年前，我给你编的雏菊花冠吗？”审食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像是自语又像是对吕后说。

吕后眯缝起眼睛，在记忆里搜寻：“太久以前的事了，是先帝起事时去了芒碭山，你带我去找他。那时你还那么年轻，眼睛都不敢看我一眼，脸总会羞得通红……”吕后笑了，叹道，“那个时候，多有意思呀！”

“你不也是吗？那时你既娇贵妩媚、兰心蕙性又外柔内刚，尤其是你下定决心做什么时，爱抿起那两点朱唇。一般人遇事会再三犹豫，可你就是不是这样，你是属于那种有点蛮，还有点不知深浅的人！什么事儿只要看准干就行了，才不管情愿不情愿呢！真是的，一切都好像还在昨天似的！”

“是呀，我还记得在山道的一片树荫下，你突然抱住我，亲了我。我问你，你爱我吗？当时你把脑袋点的就像那啄米的鸡。可是，我当时却不知道是不是爱你，真的，我只觉得你对我好，又为我吃了那么多苦，我不愿伤你的心，也许这就是爱吧！”

一阵风吹来，有些阴冷，吕后不禁打了个喷嚏。

宫女雪儿马上走来，将淡紫色的织着鎏金花边的披肩披在吕后身上。审食其向她挥了挥手，雪儿赶紧低垂着双眼退下。

“刚还好好的，日头又高又暖，天光怎么一下子变暗变冷了？”吕后眯缝起双眼向天空望去，所有的纹路在眼角处打了个结，而后向脸侧皱皱巴巴不舒不展地散开去。

审食其也去看天。可不是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日暖风和，此时日头的一角好像被什么死死衔住了。他的心不由得抽紧了，忐忑不安地暗暗用余光瞥了一眼吕后，怕她惊恐不安，没敢明说。他知道吕后对天象一贯是很在意的。

“不像是被云彩遮蔽了……”吕后话音刚落，又仰起脸对着天空凝神，脸色陡然惊惧起来，嘴张了半天才吐出一句，“我的天，莫非，莫非是天狗来吃日头了？”

还没等审食其宽慰她，吕后脚下一个趔趄，身子抽去了筋骨似的像一堆丝绵一样软下去，侧卧到地上，蜷着一条腿，使劲儿拿牙咬着膝盖底下的地方。任凭审食其怎样呼喊，她除了口中叨念“此为我也”，也不回应他。豆大的汗珠儿顺着她的脸一个劲儿地往下淌。浑身抽搐个不停，一股白色黏稠的液体从她嘴角溢出来，向耳根儿处淌着。

“传太医！”审食其的喊叫声都岔了音儿，像面敲碎的破锣。

宫女与侍从们即刻围拢过来，太医也闻声赶来了，长乐宫前乱成了一锅粥。

3

天上，那头似龙、身似麟、蹄似牛、尾似驴的四不像怪兽，并不在意人间发生了什么，还在慢条斯理地一口口把太阳往肚子里撕咬吞咽，像个醉心饕餮的怪物，旁若无人地享受着大快朵颐的快乐。

长乐宫内，侍卫与宫女们有的把锅碗瓢盆反扣过来，有的把大水瓮底朝天倒置，都想把天狗给予人间的所有晦气拒之千里。

审食其望着昏迷不醒的吕后，心急如焚。他知道，天狗吃日头时会放出大量毒气、阴气，魔界的大门都会洞开，这可是不祥之兆！他吩咐：“鼓手呢，快敲呀！快让天狗把日头吐出来，快把这只可恶的天狗赶跑！”

望着太医们在脸色惨白、浑身僵直、气息衰微的吕后身边忙前忙后，审食其焦急地在大殿里来回踱着步子，不时骂着太医们无能。在吕后身边已待了多年，他深知吕后一定被这一天象暗示了。让他担心的还

另有隐情，若吕后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他的命运又会如何呢！他不敢再想下去，只有一个念头，让他的吕后赶快脱离危险，逃过这一劫！

殿外，两名星相官被五花大绑地推了来，跪倒在地，身子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，自知这次是逃不过了。他们并没有准确地预测出这次天狗吃日头，害得吕后生死难料。刽子手在一旁霍霍磨刀，准备用星相官的人头来喂天狗以救吕后。

随寒光一闪、刀起刀落，两名星相官的人头滚落在地，鲜血喷洒而出。

一名披头散发年近七旬的巫师慢慢走到祭坛前，半眯着眼睛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祭拜天地。有人把星相官的人头扔到柴堆上，巫师把手里的执杖一挥，两个血淋淋的人头被点着了。

振天的锣鼓响得正急，直震得梅花似雨落满了小径，吓得鸟雀也魂飞魄散、七窍出血，纷纷落地而亡。天狗不知是看到了更新鲜、更血腥的食物，还是被锣鼓或咒语惊吓了一跳，一点点松开嘴，天色像拉去帘幕的屋子渐渐敞亮起来。

吕后的嘴微微开启，一口黑紫色的浓血从齿缝间流出来，“啊——”的一声，胸口剧烈地起伏了几下，舒了一口长气，蜷曲的身体懒懒地展开，仰面躺在了榻上，眼睛慢慢睁开。

“我刚做了个梦，阎王爷让8个小鬼来抓我！死活不放手！”好久，吕后才说。好像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拼死搏斗似的，她的身体几近虚脱。

“我的天，现在好了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！你吉人有天相，阎王爷都不敢拿你怎样！”审食其温柔地望着吕后，眼睛有些湿润。谢天谢地，吕后终于躲过了这一劫。审食其使劲吸了口气，不停地用嘴轻轻吹着吕后腿上刚刚被咬过的地方。那里有咬出的牙印，红红的。

吕后的泪水涌了出来，为什么哭，甚至连她自己都不明白。也许她是用泪水来表达此时复杂的内心或情绪，她已有多年没有流过一滴泪水了。

天狗吃日的阴影在吕后心中一直挥之不去。

公元前180年三月的一天，吕后为消除灾祸去城外举行拜祭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，将吕后拖入愈加不测之境。如此虚弱，在她执掌大汉政权的“铁腕”人生中，也是没有过的。回来时经过轺道，路两侧长满丛生的荆棘，风习习吹来。她总感觉那风里含了太多说不出的阴气，便沉着脸问侍从：“怎么不去走宽敞的直道？”

“走直道会绕远路，怕时间过久您身体不适，就抄此近路了。”雪儿回答。想起什么似的，雪儿又说，“听说不走直道还因那条道是由秦时许多人的尸骨堆成的。到了晚上鬼哭狼嚎阴火荧荧，怕不吉利！”

吕后明白雪儿所说的是什么，相传那是秦时的一个阴谋。

当年秦修长城，到了尾声秦始皇又有了一个新设想：欲想“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”，而且北边求粮的告急信很快抵达咸阳，用三天时间筹集物资，然后用三天三夜的时间将这些物资直接送到边防，就一定要在咸阳与九原之间修建一条笔直的大道。那样横着的长城就是一道盾牌，而笔直的大道就会是一柄纵向的利剑，直插塞外。有守有攻，攻防结合，江山稳固。

秦始皇第五次巡游时，通过早些时候先修筑的东西向大道东去。第二年，却在返回途中一病不起，留下遗言，将自己的玺书赐予远在蒙恬营中监军的长子扶苏，不久便于七月间驾崩于沙丘平台。随同出巡的赵高为了迎立胡亥为帝，决定秘不发丧，威逼利诱李斯妥协。之后，赵高封锁秦始皇驾崩的消息，大队人马从井陉直接到达九原城。正值暑期，秦始皇的尸体很快便开始腐烂发臭，他们不得已找来一车鲍鱼，以掩盖臭味。

秦始皇驾崩后，按照正常的情理，本应走太行山前大道转经函谷

关返回咸阳，可是胡亥等人却舍近求远，沿井陉、九原经直道回到都城，此举就是为了办一件事——借机稳定和控制秦朝最强大的武装力量——北方的边防军，剪除正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，而且剪除行动应在胡亥等抵达上郡之前结束。否则，扶苏、蒙恬要朝见秦始皇，赵高、胡亥的阴谋就会败露。胡亥、赵高派人持伪造的秦始皇玺书至上郡，赐二人以死。结果扶苏自杀于上郡，蒙恬被拘捕并杀害于上郡邻近的属县阳周。

还有一种说法秦始皇死时，这条路也未完全修成。秦始皇当年还梦想御驾畅游，完成心中未了的夙愿。没想到，最后却是以“尸游”一遭。

想至此，吕后感觉后背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她不知是因自己想了些使人深感晦气不快的事，还是有什么不祥之兆。她揉了揉眼睛，撩起珠帘，看着车外的风景。突然，有条大黑狗从路旁草丛中蹿出，朝着吕后的御驾扑来。速度之快，人马根本没有躲闪或驱赶它的时机。还没等人们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黑狗早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审食其赶忙上前，却见吕后倒在御座上，双手使劲扒着胸部的衣服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……

“我不敢说，怕吕后怪罪！”回宫后，见吕后吃过多服汤药仍不见好，审食其便找来巫师卜卦。巫师拿着卦签战战兢兢地垂下双眼，欲言又止。

审食其把他拉到一边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恕你无罪！快讲！”

“是，是，赵王如意的鬼魂作祟，来找吕后清账了！”

“一派胡言！滚！”审食其恶狠狠地骂道，心里却七上八下的，收拾活着的人，是吕后的拿手好戏，可这来无影去无踪的鬼魂，拿它能有什么办法！他心中暗自企盼吕后能躲过这一劫。

闪电没能撕碎浓重的乌云，巨雷在低低的云层滚过之后，滂沱大雨就铺天盖地压下来。雨，夏日的骤雨，哗哗地往下泼。夜，漆黑阴沉的夜，好像只有它才是世界真正的统治者。

又一个响雷从天际滚过，随之风声雨声似乎更急了。殿内帷幔与烛光齐刷刷向一边扑闪，有几盏蜡烛熄灭了。雪儿赶紧走上前，把灯火一一掌上，吕后向来不喜欢阴暗无光。

病榻上的吕后昏昏沉沉，被暴雨冲击殿顶的铿锵声惊得浑身打颤，毫无神采的眼睛掠过榻前围拢着每个人的脸。

“我刚做了个梦，梦见高祖刘邦在一片沼泽的那头唤我。我回他的声音小小的，他听不到，就一声声叫个不停！”

“他没听到应声，是个好兆头，说明您的病不日就会好起来。”有人在场的时候，审食其会称吕后“您”；而单独相处时，他会称“你”。是里外有别，也是掩人耳目。审食其说着接过宫女送来的参汤。吕禄、吕产忙去扶吕后。

“听来，外面的雨好大呀！”吕后说着抬起头，刘邦、项羽、戚夫人、赵王如意，一个个在她昏黑的眼前滑过。嘴唇两边的皱纹更深地显现出来，她顿时觉得自己很薄弱，很胆怯。

“下雨是好事，自打入夏就没有好好下过这么大的雨，土地都干透了。好事！民众又会有个好收成了！”吕产安慰着她。

“是！”吕后若有所思地重又躺下，感觉躺着都这么累人。她长叹了一口气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，人欲离世谁又拦得住呢？她想起先前卜的那一卦，巫师和审食其说的话，她都听到了。说她的病是因为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阴魂不散，找她算账。他活着的时候她可以玩他于股掌，阴间的他再做什么却奈何不了他。只是当时不去杀他，他若当了王，她没准也会被戚夫人和如意杀了。母以子贵呀，如果真是那样，她吕后的

下场一定不会比戚夫人的下场好。

自从生病后，吕后总会想一些过去的事。她是个果断的人，什么事做即做了，不后悔。因为你不这么做，别人就会那么做。当时的选择一定是自己认为最适合最正确的，否则，结果就会是另外一种。

就像当年出嫁，虽然当时遵父命嫁给比自己年长近20岁的泗水亭长刘邦，但是她心里极不愿意。而嫁给刘邦后，她就把少女时所有的儿女情长收了起来，跟随了他，尝尽了人间苦辣酸甜。否则，自己不会走到今天，也不会有高祖亡故后她苦心经营的吕家天下。

6

吕后的思绪，又回到了多年以前。待字闺中的曼妙时光，好像就在眼前似的。

“婴儿来，快来——”

还是少女时候的吕后喊着小妹，那时她有一个很好听的乳名吕雉。她把一块淡紫色的缎布蒙在一个不大的竹编提笼上。里面好像有什么宝物让人惦记着，她不时撩开缎布一角，怕惊了它似的暗暗往里打探。

“真好玩，哪弄来的？”吕嫫跑过来，愣头愣脑地把缎布掀开。

“轻点！”吕雉嗔怪着妹妹，把她的手扒向一边。

笼里，一只通身淡黄黏湿的小鸡蜷缩在一角，浑身颤抖，绿豆粒儿大的眼睛时睁时闭，好像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把眼睛久瞪。它身后是破碎的蛋壳，想必是刚爬出不久。旁边，还有一只鸡蛋已破了一个不大的洞，细细看时，还能见到正伸着喙向外张望的黏湿的小脑袋。

“太好玩了！”吕嫫欲把笼门打开时，手被姐姐轻轻拍了一下。

“没见它们娇娇弱弱的，别吓着它们！”

吕婆撇了撇嘴，神秘地凑到姐姐耳边说：“瞧这个金贵劲儿，别是那个叫明儿的送你的吧？看我告诉爹去！”

“胡说什么呀你！”吕雉一双杏目睁得溜圆。白皙的脸像粉红的桃花一样娇艳地盛开着。

“哈哈，还是让我言中了！”吕婆脸上掩饰不住得意，话锋一转，“哎，他父亲提亲的事咱爹娘答应了没？”

吕雉的脸暗下来，一丝神伤从她眼中云一样飘过。

“爹也真是！他家境那么好，人长得也英俊，咱爹为啥就是不允呢！”

“他说从卵的形状上能看出公母，卵尾尖的是公，圆的是母，这两个卵当初就是这么挑的，等它们长大了看看准不？”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，也为把不快的话题转开，吕雉说。

“姐，厅堂那边来了许多贵客，有个叫刘季的还送了一万钱呢！要不咱们看看那是个什么人？”吕婆好像想起了什么认真地说。

“有什么好看的！”吕雉小心地把那只已出壳的小鸡托起。小鸡细麦草秆儿一样的小腿颤颤微微地托在她的掌心里，它好像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全身支撑起来，时而站一会儿，时而又把身子俯下。身体的震颤和孱弱传导给吕雉，如此脆弱的小生命，让她好不怜惜。

“这么瘦小虚弱，真不知它们会不会长大！”吕雉自语着，重又把它放回笼里。另一只小鸡，又把蛋壳啄破了些，正集聚全身的力气试图从里面钻出来，却被蛋壳卡住，不出来也进不去，挣扎了几下便不动了。

“你想体验这个世界的精彩之前，一定要有足够的准备！”吕雉笑了，伸手帮它把蛋壳撕得更大一些。小鸡没想到会有人助它一臂之力，一下子从壳里滚出来，好像耗尽了气力似的趴在笼边，宛如一堆丑陋的沾满污秽的乱线团。

“雉儿，爹有事跟你说！”待家里的来客走后，父亲吕公把吕雉叫到身边。母亲及大哥吕泽、二哥吕释之也好奇地凑过来。

吕公扫了一眼众人，说道：“正好全家都在，那我就向你们宣布一件大事吧！今天有一个来客，我看他有富贵之相感觉日后会成大器，所以我想把雉儿许配给他！”

吕雉突然想起小妹提起的叫刘季的人，莫非父亲指的就是他？远远地就能听到大门大噪地和大家说笑的那个人？他大约40多岁的样子，高个子、大块头儿，方脸大耳、鼻梁高挺、丰髯浓密，款款豪情中透着不羁，油嘴滑舌的不像个安分守己的人。

她伤心极了。比自己年长两年的明儿，性情醇厚且活泼优雅，是能与她玩在一起的。她不明白这么好的姻缘为何父亲不允，却让她嫁给大她那么多的一个老男人。

她想起了那两只小鸡，最后出壳的那只，也许在壳内待久了，出来后不久就死了。让她感到安慰的是，另一只已能吃食，并发出啾啾的细声细语的叫声。就像一个爱的信物，让她难以丢下。更难以丢下的，还有等着她家回音的明儿。

一切都像一场意外，她怎么也无法接受。

“我不同意！”母亲吕嫚沉阴下脸说，“你不是说咱家大女儿不同常人，应许配贵人吗？沛县令对咱可不薄，你在单县无意中得罪了那家有权有势的豪门大族，没办法再在那儿待下去，是这边的县令好心好意地接收了咱们。他的儿子明儿，多好的一个孩子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学识有学识，要家境有家境的，我看着就喜欢。他跟咱雉儿看上去是多般配的一对，你干嘛就是不允？”

母亲对父亲一向百依百顺，对儿女们慈眉善目，很少听到她用这种口气跟谁说话。这次拒理力争，是因为她再不站出来说话，这个家便再

没有人能说得动父亲。吕雉感激地望着母亲，盼望她能劝父亲打消这个念头，给自己和明儿机会。

“妇人之见！你懂啥！”吕公虎着脸没好气地骂着。

听丈夫这么说，吕媪气得脸都有些扭曲，也大声喊起来：“你个老糊涂，真是鬼迷心窍了！这刘季不就是个洒水亭长吗，芝麻大的官！你也不打听打听他的德性，咱们的宝贝女儿跟了他，不是他在外面寻花问柳让咱女儿独守空房，就是陪着闻他的酒气，真让人恶心！”

“他有大福大贵之相！我看人不会错，就这样定了！”吕公把手一挥，好像没必要再跟一个老娘们犯矫情。

“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！等你知道自己错了，咱女儿的命运也永远无法改变了！”看老头子这么固执，吕媪恼羞成怒地哭泣起来。女儿雉儿既聪慧漂亮又明事理，是自己的掌上明珠，她不愿意就那么让一个无足轻重的臭男人把女儿的一生给毁了。

“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不假，毕竟是姐姐找郎君！若不能称心，姐姐的幸福就无从谈起了！”吕嫫在一边替姐姐鸣不平。

“闭嘴，你这臭丫头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！”吕公怒气冲天地吼着，一脚高一脚低地跺着脚。

长这么大，吕雉还从没看到父亲为了她的事发这么大的火。一时间，她愣在那里无话可说，感觉自己像极了一个落水的人，手脚被水底乱糟糟的水草、朽木、沙石纠缠着，连脱身的机会都没有。父命如山，她除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祈望着母亲，像望着一根救命草无助地燃着微茫的期望之外，她什么也做不了。在重大事情上母亲是难以与父亲抗衡的，但是她还是希望这次由于母亲的坚持而改变父亲的决定，从而改变她一生的命运。

“你们知道什么！没见那刘季，乃人中之龙，绝非池中之物吗？别说刘季没娶老婆，他就是有老婆有孩子，你给他做小都是你的福分！我